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續紅樓夢新編
第三十三回 鳳藻宮誕麟頒鳳詔 金華殿倚馬試金門

話說仲妃披圖入選，因皇太后見其相宜，遂有是命。自入宮後，這年身懷六甲，現在十月滿足。皇上特敕王夫人到宮一看，以慰仲妃母子之情。夏首領到此，即是宣這道旨意。賈政接了旨，厚款夏公素日相好，又兼仲妃臨月有喜，分外親密。吃畢飯，約定明早進宮，遂騎馬回朝覆命。王夫人穿了一品命服，坐上轎，四個家人拿轎。一個頂馬，七八匹跟馬。賈蘭也坐車相隨。到了宮門，請過旨，又奏知皇太后，方命王夫人入鳳藻宮去看仲妃，要行臣禮，昭容傳敕曰：「免。」王夫人進宮，見仲妃照常梳洗，身體康健。

說了會話，遍問家中事體，又問賈政近日起居。王夫人逐一說明。忽提起芝哥兒封王事來，王夫人說：「昨日才回。」便把海中遭風，又遇著仙的事備細說了半日。仲妃深以為奇，聽說無事歸朝，心內甚喜。留王夫人賞過宴，午後才出宮來。

賈蘭伺候回府。

值賈政正看賈茂所帶那仙人島老者寄的字，拆開一看，仍是薛蟠那年所寄「遇禮而止」四句偈言，後寫「兩村再拜。」封皮標著「孝先大人」，賈政向芝哥兒道：「你可知這兩村麼？」賈茂道：「孫兒不曉得。」賈政便將賈兩村前後行藏說了，並道：「這孝先是我的別號，此卻無人曉得的。兩村其已仙乎？」賈茂道：「還有位老仙人，寄周侯爺物一函，明日瞧周侯爺，孫兒再行帶去。」賈政說：「好。」正談著，王夫人自宮中回來，將宮內事說了會，各去歇息。

次日，賈茂從宗祠行過禮，吃了早飯，要拜各處親友及諸同寅，並致周府家書、海島老者所寄信物。才出二門，忽報周侯爺來瞧賈政，已到門了。賈茂接著，請過安，陪著到書房坐下。將周廷掄在浙閱兵，身體平安，現有家信，正要親送的，備細說了一遍。只見賈政著七十四來請侯爺到稻香書屋去坐。賈茂陪了侯爺，到大觀園來。賈政接著，進房坐了。喝過茶，賈茂先將周制台書送周侯爺拆看，不過是上下平安，閩浙無事，叫放心的意思。賈政便問賈茂要出海上仙者寄的信來，卻像包的東西，不是書信樣子。周侯爺拆開一看，乃是三枚紅棗。包裹的紙後寫著「甄士隱寄」。周侯爺吃一大驚，說道：「此老成仙久矣！如何令孫遇著？這是遇仙了。寄來紅棗，此仙家火棗也。必有奧妙。」便送賈政一枚，那二枚便將原紙包好，收在懷內。便不久坐，辭了就去。

賈政留不住，只說「明日再談」。

遂起身別去。賈茂也出門各處去拜。

午後，賈蘭自衙門回來，說是仲妃昨夜寅時產了太子，今早傳旨肆赦，並敕百官喜宴三日。各命婦人宮，賞宴一日。壇坫宗廟及四瀆五嶽，分遣大臣往祭，陔吉明歲春舉行。正說著，禮部早有傳知，夏首領並差人道喜。仲妃奉太后懿旨，皇上敕命，晉封皇貴妃，仍兼鳳藻宮尚書事。並賜玉如意一支，金如意一柄，彩緞十六端，以志其喜。賈政聽了感激，即遣王夫人隨著自己入朝叩喜謝恩。又蒙賞賚甚厚。過一兩日，隨眾賜了宴，到晚回府。

這年正值會試，二月初六日，賈茂點了會試正主考。羅廷倫回京，與賈茂走的甚近。前次所持水晶界方送還賈茂，辭之再四，賈茂不肯收，仍送給羅廷倫，為出海護身之寶。這年也點了房官。蔡念典、周巧姑爺皆點同考，聞副憲點了副主考。至親厚友，同集一堂，閱文取士，甚是歡喜。等到揭曉，會元是江西人，拆號填榜，卻是馬雲龍。把賈茂心中喜而詫異，便將在江西做學政時，馬雲龍曾經親試其才，並隨幕看卷子的事說了。「誰知今又在這回中了會元。這也有個天意麼？」眾人道：「真才必邀孤賞，非逢伯樂，誰空冀北之群，恐驥過太行，亦不過自吁長嘶耳。」賈茂道：「諸先生過譽了，然雲龍之材，卻是真的。只怕鼎甲還有分哩。」

出了場馬雲龍來拜房師，中在蔡念典房裡。師生相得，自不必說。遂到榮國府來見賈茂。此時葉忠回了賈政，也放在門上。馬雲龍在幕中與葉忠是相熟的，見了即將手本傳人，請在書房坐了。賈茂即出相會。二人最為相得，一見，馬雲龍就站在紅氈上要行師生禮。賈茂拉住，說是舊賓主，何必拘此。雲龍道：「門生一介孤寒，向承培植，得備宮牆。今蒙鑑賞，幸列門邊桃李。區區之感，惟此一拜，稍舒知遇。」說畢，打一躬，就磕下頭去。再四相讓，到底受了兩禮，馬雲龍方才起來側坐。賈茂道：「太謙了。」便扶好椅子坐下。

賈茂問：「是那科鄉試高發的？」雲龍道：「自老師欽召進京，門生承愛，薦在梅老先生幕內。初次鄉試，薦而未售。梅老先生回京，門生又丁母憂。去秋服將滿，托老師福蔭，得中舊年本省鄉試第六名舉人。臘底到京，急欲晉謁，第恐先期一見，僥倖禮闈，易滋物議。所以每次逡巡，裹足不敢造次。乃蒙老師相馬驅黃之外，褒然首選，知已得一。門生何幸遇之。尚望老師鑒宥。」

賈茂聽了大喜，道：「賢契不惟才堪冠世，即品亦迥不猶人。將來所造，未易量也。但不知藍田之玉，曾致聘否？」雲龍道：「門生服才闕，就獲鄉售，尚未有室。」賈茂道：「我卻蓄意久矣。容日敬為執柯。再，殿試期邇，策條亦當預備。」雲龍道：「老師教訓得是。」

遂打躬辭出。

芮光祖這科也中了，卻在羅廷倫房裡。來見大座師。舊日相好，賈茂破格優待，留吃便飯。說起當日做風箏詩的事來，已及二十餘年。時光彈指，真是駒隙催人。光祖直到傍晚方始別去。

值仲妃彌月之期，賈政具折，進貢藏佛一尊，三鑲如意九隻，金玉銅磁各器三九共二十七件。玉器中將那年周侯爺送的方朔獻桃那個玉人、磁器中把賈茂江西帶來仿柴窯的磁瓶及那蓋碗，皆在貢內。恰好這三件皆賞收了。又藏佛及三鑲九隻如意，別樣金玉銅磁器內連前三件，共收九件。賈政又謝了恩，才回去。

到上房中，遇著史湘雲來替王夫人請安，見桌盤內放著一個棗子，近前一瞧，認得是三山火棗。便問王夫人：「此棗何來？」王夫人把賈茂避風在海島內，遇一老者寄周侯爺的，「此老者說是當年的甄士隱，已受封成了仙。我這裡正想不到，此棗何用遠遠寄來？」史湘雲道：「太太別看輕此物。這是仙人用的火棗，吃了延年，可成仙道。當用沆瀣水調而服之，則受益更大。」時值賈政走進房來，聽了這話，便問史湘雲：「姑娘，你怎麼認得？」史湘雲道：「姪女兒是在這書記得的。」賈政道：「既這樣珍貴，何不研了水，合家服之，豈不均益！」湘雲道：「老爺這句話便受福無窮。太太應當如此辦。」

王夫人便叫貴兒取碗水，研了半會，再研不開。賈政道：「丫頭們如何研得此物？何不請史姑娘一研，便就開了。」湘雲聽說，走到跟前，不知口裡念些什麼。只見那棗兒隨水連核都碎了。卻濃濃的研了一碗，湘雲將這碗裡的盛了二茶鍾，給賈政、王夫人喝了。又取了兩碗水，將來調勻，各處送一茶鍾，並東府也送去。賈政夫妻喝了棗水，精神陡長，筋骨舒和，心中甚喜。湘雲也喝一鍾。剩的又調些水，給眾丫頭皆嘗了嘗。喝過的無不徹底清涼，別有境界，絕不饑渴。

到飯後，賈茂自朝回來，給賈政請了安，便說起這科會元馬雲龍「才品兼優，年紀又輕。孫兒欲替他提門親事。」王夫人便道：「你要提誰？」賈茂道：「甄府綺姑娘跟前的二妹子端姑，已及笄了。意在此，不知太太以為可否？」賈政道：「這倒罷了。」王夫人也說：「好。你就到綺姑娘處提一提，成不成何礙。」

賈茂午後坐了車，到甄嘉言府中來，門上通報，嘉言赴席不在家，甄寶玉連忙接出，讓到書房。說了會閒話。賈茂要到後邊瞧李綺，因係至親，就請到李綺臥房。賈茂替李綺請了安，李綺亦問賈政、王夫人安，並合家的好。坐下喝了鍾茶，賈茂便向甄寶玉、李綺道：「姪兒今日有件喜事？來替姑爺姑姑說。」李綺不等說完，就忙問道：「有何喜事，敢勞賢姪親來？」賈茂道：「江西有一門生，尚未受室，欲求二表妹，以主蘋蘩。托姪兒代執斧柯，不知姑爺、姑姑台意允否？」

此事不便托人，姪兒所以親來請示。「甄寶玉道：」「貴門生何姓？此時可在都中？」

賈茂道：「敝門生就是今科會元馬雲龍，人品才學實超等輩，而年紀亦與端表妹相當。先人亦是顯宦，姪兒看來此事甚好，稟了老爺太太，皆以為可。仰候尊裁，不敢相強。」李綺道：「這事不是一言定的。你姑爺須得稟知我家老爺，再覆命。」甄寶玉道：「馬會元是我見過的，人才實在出眾。既是姪兒來說，咱就允了，再稟老爺，亦無不可。」想了想，又說道：「你說的也是。這事我算允了，請過命，不過三兩日，我親來回覆。量無不妥的。」賈茂見甄寶玉允了此事，大喜。

遂說道：「姪兒再候姑爺的命就是了。」又坐了會，才辭去。到家回稟了賈政、王夫人，就發帖請馬雲龍即午小酌。

請帖才去，馬雲龍卻有事來見賈茂，當即請在書房坐了。賈茂出來，行過禮，茶罷。雲龍說：「門生聞得今年殿試後，皇上要另考詩賦。老師可知有此信否？」

賈茂道：「這是向例。除鼎甲外，皆要朝考，以定引見館選之才。有何可異？」

雲龍道：「這就是了。門生當廷策後要另考詩賦才傳臚哩。」賈茂道：「你來得甚好。我有小酌，請賢契即午一敘。帖才送去，想未及見。你就在此說半日話，不必又去請了。」雲龍道：「老師賜飯，門生何敢辭。但教誨之餘，常飫飲食，心中實有不安。」賈茂道：「你又套了。」說著叫鋤藥：「去請大少老爺來，同談一談。」不多時賈蘭進了門，馬雲龍行過禮。

忽報「周巧姑爺來了。」說著已走人書房。雲龍忙以師生之禮相見。大家敘位，周巧姑爺親不僭友，轉讓雲龍首坐。雲龍把椅拉偏些坐下，說了會殿試的話，酒就齊了。賈茂說：「姑爺今日來得好，倒替弟兄們陪客。」周巧姑爺道：「好是好，但我今日要到閔侍郎處說句話。」賈蘭道：「有何要事，不知可說得否？」

周巧姑爺道：「昨在甄府，見李姑娘的二女兒端姑，儀容婉麗，詩賦優瞻。

我知閔侍郎有個兒子，品貌好而學問亦裕，意欲做一冰上人，是以先到閔府說明，再求甄府。「賈茂道：」「這事姑爺不必去了。閔世兄已聘范學士的小姐，前月下過定，兄弟曾道過喜。說也徒然。」賈蘭道：「既如此，自不必去。咱且飲酒。」林天錫、吳子豫就擺上碟子來，周巧姑爺只得坐下。大家評今論古，暢飲一番。吃了飯，才別去。

那天已起更了，誰知馬雲龍聽了周巧姑爺的話，反側河洲，一夜竟不能寐。

次早親來謝酒。見了賈茂，轉求執柯。賈茂道：「我亦正有此意，容日再為覆命。」

雲龍見賈茂不肯推辭，心中甚喜。起身辭去。

過了一天，甄寶玉請過賈茂到府，同李綺當面允了這頭親事。賈茂即到雲龍下處，給了他信，叫他擇日下定。雲龍甚喜，謝了賈茂，備下定禮。剛要通東，卻值殿試期到。

這日天子臨軒，發策下問，若無倚馬之才，何有金門之選？

日色交中，眾士子紛紛遞卷。這回賈茂派了讀卷官，見馬雲龍的策對詳明，書法端楷，就備在進呈十本數內。天子賞其書法，定了一甲第三。帶領引見後，這日傳臚，馬雲龍中了探花。賈茂亦喜，連甄寶玉也甚歡然。遊街已罷，即求賈茂替下了定，通過東，議定秋後迎親，從此兩家便成了姻眷。

芮光祖殿在二甲，朝考後用了部屬，分在禮部額外主事上行走，簽得了儀制司。又是賈茂屬員，大有照應。馬雲龍授職編修，日在翰林衙門辦事，也虧賈茂之力，派了三通館修纂。到暇時便在賈茂書房談些閒話，師生倍覺親熱。

再說賈政，白吃火棗後，鬚髮變黑，筋骨甚壯。日在稻香村內，與莊上撥來的人灌園而外，兼理農務。這年麥子大熟，真是一穗雙歧。賈政心中甚悅，請了閔副憲、閔侍郎來，同賞瑞麥。一二人一見，大以為奇。賈政便就剪韭摘葵，烹雛雞，煎鵝蛋，現把池內養的活魚做來下酒。三人說得投機，杯到渾無賓主。飯畢，日已西下，賈政又煮了火前新茗，待候月上，再為小飲。不多時，月出東山之上，徘徊鬥牛之間矣。賈政叫把畦內芸豆摘來做好，又將山子石畔櫻桃彩做一碟。擺上酒碟二十餘樣，內多山果水物，有不認得的。閔侍郎高興，行了會令，把夫馬皆打發回去，明早來接。說說笑笑，直到月影銜山，方撤傢伙，就同在稻香村中睡了。吃過點心，各上轎到衙門辦事。

那日全哥兒下了班：來瞧王夫人。時值賈茂退朝，彼此見了禮。賈茂對王夫人道：「太太，三姑姑不久要到京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怎麼說？」賈茂道：「日發抄，三姑姑內升了兵部尚書，浙閩制台著廣東霍將軍調補了。廷寄去十數天才見傳行，眾方曉得。」全哥兒道：「我們家還不知信哩。」王夫人差貴兒到稻香村稟了賈政。

當時賈政到上房，全哥兒請了安，聽說探春回來，心中倒也歡喜，留全哥兒吃過飯，急回府去送信。那周侯爺早知道了。

再說賈政修濬稻地，在荷花深處挑淤，得了塊斷藕頭，卻是鐵絲。寶釵拿到後邊，寶釵忽然愛這截藕，便放在桌上。這是那賈政初開稻地，賈茂奉使未回的事。月娥堆雪美人後到寶釵房，知此藕頭有些奇怪，便替寶釵要來，用心收起。

及賈茂回來，認得是荷花池底的鐵，受了日月精華，將氣質變了，成此藕頭，所以仍帶鐵絲。拿來交與史湘雲，托他在丹爐，煉去凡汁，成其神偉。這事已將二載。

這日無事，因全哥兒去了，賈政仍往稻香村自理其業，便走到櫳翠庵來與湘雲談談。原來賈茂從飲太乙瓊漿，便不甚饑渴，人間煙火幾至不用。湘雲道術已成，待時升舉。二人各有出凡之想。見寧賈茂，說：「你今日來的好。那塊藕頭，被我用丹爐鼓鑄，脫盡頑皮，鑄成至物。雖未與幹將比器，亦可魚腸齊名。實是一件無價之珍，可仍交你，庶不厚命。」賈茂接了一看，光氣騰舉，不滿七寸，色正神寒，真可削鐵如泥，吹毛立斷。賈茂撫摩一會，大喜道：「我姑姑鼎已丹成，實為可賀。這劍便名雪藕劍如何？」湘雲道：「甚好！這劍將來姪兒大有用處。可叫姪婦用冰綉織綠皮鮫鞘，綴以珠寶，則名實稱矣。」賈茂藏了此劍，坐下喝回茶。湘雲問他海島遇仙的事，說了回話，就歸自己房去，見月娥，把這劍遞與他瞧。那知一片寒光射目，並無藕頭頑鐵。月娥道：「可見人不學不知道，此物脫頑人聖，全虧了史姑姑丹爐煅煉。既吩咐我做鮫鞘，敢不在此皮毛上暫做工夫？」便就日積月累，製成一把刀鞘，鑲嵌珍珠異寶，十分精美。將此劍作了玉靶，插在鞘內，真是天然無異。掛之壁間，每至風清月朗時，為虎嘯龍吟。賈茂心知其異，也自攔過一邊。

倏忽秋初；馬雲龍忽備了吉書，親自送來。賈茂一看，寫著「八月初八日吉期迎娶」，便叫他備禮，同吉書下到甄府。這甄府備好妝奩，八月初頭亦送過去。

到了吉期，執事、彩轎、花炮、鼓樂，迎娶到第。女貌郎才，十分得意。這才是乾健坤順，夫唱婦隨，名教中自然樂地。

若盡似前部《紅樓夢》所載金陵十二冊中女子，全登苦趣，較之淑貞、小青，恨尤倍之。則是夫婦一倫，盡為天地間第一缺陷。

極之瀟湘仙子，不過把一生眼淚填還了神瑛侍者，將千古來大舜之診衣鼓琴，周文之「河洲」、「苕菜」，又何以為人倫之始，萬化之原。雖寄慨無窮，然這個道理卻亦偏枯不得，西方極樂海岸，羅剎一轉境耳。如來三十六相，隨心而異。

續是編者所以千百兩盈門，三星在戶，每為之往復不置也。

馬雲龍感激賈茂替他成全此事，謝親甄府後，即親到賈茂這邊來致謝。適值賈蘭、賈茂皆上衙門有事，與賈璉說了會話，就別去。擇了一日，備帖請了賈蘭兄弟及各位至親一會，並謝各處送禮之情。連關姨丈、薛連襟一併請到。這日直飲至日落方散。

寒士金榜題名，洞房花燭，亦可謂極人生之一樂矣。

王夫人近來年紀過高，親友喜慶一切應酬，皆是李紈、寶釵、平兒等量為往還。這日，李紈、寶釵從馬宅中回來，替王夫人請過安，正說其事。忽報：「三姑娘到門，已下車了。」王夫人聽說探春回家，心中一喜，帶著李紈妯娌，迎將出來。剛到院門，只見全哥兒跟著，探春已進院了。王夫人一見，用手拉住，連忙問好，就淌下淚來。探姑娘急忙請安，眼圈一紅，情亦不能自禁。全哥兒請了安。將到堂門，賈政得信，也到房來見了。請過安，賈政便問道：「我算著日子，汝得明春才到京哩。怎麼這八月內，你

就到了？」探春道：「孩兒想家甚切，常形夢寐。進京瞧瞧，專為老爺太太前請一請安。半路中才知他升了兵部尚書，到省卻一番冷天跋涉。」王夫人說：「這倒好。我說你怎就來的這們快？」

進了上房，要替二位大人行禮。賈政、王夫人皆拉著了。眾姊妹皆見過，兩個姪兒媳婦及姪孫輩都磕過頭，請了安。坐在炕上，將別後的事，只說了半日，尚不及十分之一二。吃過飯，又到李紈、寶釵、平兒處瞧了瞧。就說：「我昨日才到京，須得回去方好。容改一天在多住幾時，可使得？」賈政道：「很是。你吃了晚飯再回去。過幾日，我去接你就是了。」眾丫環來磕頭，林管家帶著眾家人來請安。管家娘子領著許多家人媳婦也見過。賈璉才來問過好。說了回話。探姑娘又到薛府去望了望，回來就吃晚飯。

賈茂因在上書房行走，今該值日上班，不得回來。賈蘭有人請去，不在家，皆未見著。傍晚點起兵部正堂燈籠，才回宅去。